

唐

太宗討龜茲

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曷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卽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寶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爲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緣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傳堞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旣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鬪死。威行窮漠。而命感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爲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所備者。

辨實亦升日
觀機聞情以
無此雅別致
止可一驅章
無礙

何如耳。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在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逋誅。沒世有害。即彼國君何利焉。

太宗平高昌

先將高昌來歷敘明

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戍已校尉所治也。其王鞠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敘高昌之歸唐

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

明唐之懷遠以誠。字出於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

蒿之雉。不畏鷹。窟之鼠。不畏貓。迨唐師臨磧口。惶悸發病。夜郎恃遠于賓。疎漠彼不覩天子之師。烏知中國

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葬勝不顯。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

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

智盛智湛為唐臣僕。鞠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甯有利焉。太宗既平高昌。改為州縣。魏

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強。但能絕鞠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

此固兵力所不到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

訟之。乃出比之。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收得漢逸

訟之。乃出比之。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操將人執升日
猛得宜威固
有生子色重
臣子家所
固中外風
同惡合叶
谷渾盛衰
參觀盛衰
得者深
概之寄

太宗平吐谷渾

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即位。始與連

和貞觀時。復梗命。負隅。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遺。無罪。魏文成。獻文

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武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

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土糜冰。馬秣雪。既次星宿川。達梢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

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黨項驍。眾氣厲盛。後述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

而為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奉中國為正

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鬼王詞背。夸呂順背

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鄯

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

為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諸曷鉢立。尚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

猶伏允。而跋扈逆甚。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貞觀君臣論治

卷上 唐

孫家一曰

唐故中代

確有成算

提綱挈領

一氣貫之

無不備文

爭備而古

氣雄曲

折力氏

筆穎抗

此可與

衡要一

所以載

時治之

百治若

嘉謨始

其於感

圖終以

久者計

毫無餘

乃一傳

與訖其

歲治萬

可以天

而後能

迪其治

此非貽

之不誠

失守也

家詳言

家代唐

家代唐

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鎮。女寵始於巢刺王妃。終於張良娣。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

藩鎮始於李懷仙。終於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

藩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盡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

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即欲為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

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鎮之存亡乎。

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鎮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賊根本。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李懷仙既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而可無藩鎮。元和之治。諸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

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平淮蔡。

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牢不可拔之勢也。藩鎮漸微。大盜四起。龐勛之黨。為。

黃巢。黃巢之黨。為全忠勳。巢叛唐而誅之。以其為盜賊也。全忠歸唐而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鎮也。宰相誅宦官。

則召藩鎮。崔胤是也。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鎮。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死。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

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獄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

於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於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

一段論女寵

總聖三案

為禍滋甚

一段先論藩鎮

轉出議論

藩鎮盛於肅代憲穆四朝。故歷言其弊。

結住非雜去意

入外道盜賊意

此為危機

南衙北司皆以藩鎮為重

折作波瀾

以上論藩鎮已畢。隨用四語統結全唐大勢。因以起下牛篇。

應深嫉朱之忠意

一段論女寵

一段論女寵

一段論女寵

一段論女寵

一段論女寵

一段論女寵

觀論治一
於結尾用
筆點出入
正意折入
折意則變
不第百意
則以語意
於逆折處
反逆即處
也逆折處
奇無逾斯

孫軌升曰
逕道阻礙
且守城示
下之守示

貴妃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皇后賤而弑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鑑於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鑑於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鑑於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主，實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官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憲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弑，憲宗劉克明等弑，敬宗矣。宦官弑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懷赧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寶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憑焉，則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為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為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慎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即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唐平遼東

唐太宗說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於黎陽，俘竇建德於河北，禽王世充於東都，芟劉武周於并州，翦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杲於涇水，六年而定天下。即位以後，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

論斷小爽錄附

破的之旨

一段論宦官

權重而怨亦重當時則宦官專之

又將女寵宦官合斷二語

引入內主以小人意

小人為禍可畏

府府源入投別流補

通篇皆是言子孫之失故以二語作收

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聯

其明切何 宗遠其六 而親駕死 飛難而後 知悔而救 亡於極力 不復振救 此文然畢 宗亦極力 回護非在 立已非用 得公所言 坡確論也 夫用兵神 武師以義 動猶不免 而猶然宗 有遺議然 則兵事盡 可忽乎哉

為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於古未有也。獨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

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於漢武之悔輪臺。儒者責帝玩武。困於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麗。

歸言其國可取。帝閱山東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請增懷遠戍。兵復不許。反遣使册高麗王藏。為遼東郡。

王既新羅來。言高麗百濟為難。猶璽書往諭。未即加兵。帝亦可謂有容矣。且前蓋蘇文手弑其王建武而立藏。

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隋大業時高麗王元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啟釁自夷。非若隋

煬帝幸啟明帳中。欲脅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蓋牟。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真。眾

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於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於親征。一病於專攻安市城。而

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庾質請留車駕。祇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鑑也。

隋之銳師頓於遼東。唐之銳師頓於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雖善戰。不如東夷之善守也。高祖創漢業。

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

失恆。敕勒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恥。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遺詔乃罷。斯誠痛失。足於

末路。結長恨於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於昔日也。又

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言忠所云。前未有。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

兵力極盛

均事後之悔

安頓一筆

非無名之師

非好大之師

非北之師

三語已盡隋唐之失

勞逸之勢同殊

象生於所忽

有悔之無及意

兵貴以時動

孫執升日
事以錯綜
而評義以
執正而大
之通外哇徑

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廢興彼各有時豈盡繇中國兵力哉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入貢是一事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擊敗之

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和親是一事則中國與吐蕃婚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谷渾詔

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勢力相抗是一事則吐蕃漸大與中國抗

矣三年吐蕃遣仲宗入貢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卻

之永淳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叛服不常是一事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

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縉州長壽元年敕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

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久視元

年吐蕃將鞠莽布支寇涼州唐休景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

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納王俊敗之六年

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奐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洲十七年信安

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賜書於此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

孫執升日
遺乎朝廷
視失武
氏專制而
冠亂方起
難欲以兵
力屈之非

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入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

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載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譴貶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玄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創。即為寇而希矣。及肅宗即位戎患寢

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遂至京輔。罹毒天子出走。強同回紇罪而深僕固。大唐封疆感牙犁庭之盛。淪胥忽諸

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奄有。猶之秦亂

而匈奴大隋亂而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衰種俗事獯狁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馬刺犁

牛跳躍西域。即思通朝尚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黨項白蘭上脅中朝。太宗不即乘銳戡定。反下降公主。生

其侈心築城夸耀。歲瞰邊庭。中宗時棄隸躡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西河九曲為公主湯

沐。虜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甯能辭責哉。

突厥叛唐

命帥非其人首即喝破

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

後諸部盡為內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温奉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之季。未幾咸伏其辜。皆裴行

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篤祿等為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祿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

歸功主帥

心折也。深者。抑其功。見其度。真微著。尊有識。○朝以策。○勿論在。○此者不。○無議也。○略深意。○有深意。

孫執升曰。二國世為。

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之師。史冊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祿反。改曰不卒祿。默啜

反。改曰斬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

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

為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遣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

於賊莽。唐人臣於武氏。天下習為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臣。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

閻知微出使降虜。唐般若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自高叡外不多見也。交持累載。勉許彼昏。猶高后忍冒

頓之媿書。苟幸無事。誰敢言樊噲之橫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

勒。突厥漸衰。默啜旋為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至國內分爭。闕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弑毗伽可汗。登利

骨咄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稱亂。自泥熟匭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

得失。曷若思摩盡忠。陪葬昭陵。立碑化州也。馮奉世立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荃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

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唐平奚契丹

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

歷代史論 卷十 唐 五

唐臣至武
反將諸武
克諸武
敵乃殲之
助諸武
默相之勢
男有也
何相外
要之憂
必有山
二國之
禍作矣
不飲釋
國以爲
外

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涇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於突厥。以為俟斤。奚則蹋頓之後。分註奚一段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鞨與突厥同俗。盛夏必

徒保冷涇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會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當太

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為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敖曹

之孫。忽殺趙文翽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莫其

命。獨小醜角闕。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於蠻夷外方也。契丹既反。奚亦同叛。與突厥

相表裏。號兩蕃。后即欲不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駱務整騎至武懿宗。退據相州。后將

諸武固。謂子弟勇智。奔走禦侮。足耀遠國。乃上無寶憲。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清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

惡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急。犬雞之詛。無當誓伐。即後日誅殞突厥。默啜實助。有勞。豈

大唐之聲靈哉。玄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弑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

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設計誘斬殲厥渠魁。亂猶未靖。安祿山敗北。赦而不誅。

委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反。然則苒著之酒。非特東胡。酖毒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

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蓋可忽哉。

此舉自不可少
其機可畏如此

亦資外國之一力

用倒裝法
此中大有情致

武韋之禍

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

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

英鄂王瑤光王瑒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鏞死

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為辭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武承嗣

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為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

位宰相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為唐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

殺其行事間類中才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騎箕王檄文而歎其才高歡之惜王

偉也團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體諸張久

任不衰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

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日縱情慾愛愁隱約無

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讎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晉太宗詔高宗王后屬二三

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斷高祖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

孫執升日 武韋之禍 於武中略 有可觀者 所賦行盡 言已二然 心洞骨刺 當此下有 而巳與一 為委性命 言妻極痛 切者極痛 閹者極痛 人主極痛 色死不入 不社非其 所恤蓋其 矣高直二 宗其繼戒 如昭揭炳

二言斷定

一言蔽之

引事相證

一言有回天之力

一段東住

洵比擬之精切

斷過漢武

明過齊顯

就在不言中

何無人心至此

雖屬徵文實堪痛哭

小人故智

卷十唐

六

孫執無升日
遜才不固也
所深重但
有平不其
略功其權
有乃積於
母盤積隙
生終幸政
凶之武倡
之者氏
小窮伊探
木窮流氏
微推隱捕
類則廣引
而益明事
理則委折
始能盡情
九逸餘至
致極安雅

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濶窮感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歲惡未稔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眾怒斬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太平公主謀叛

以一主來伴說

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判日配當上翊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為婚館翟車火燎道繼為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陰性使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己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為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_{後毒已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於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於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_{太平為有功}玄宗討韋后復預秘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掖温王下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閨闈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甯奢侈安樂妖淫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為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為帝與兄之長自為帝甯有二哉然勢極重者不反

一死之外無餘事

筆有風霜之威

後毒可恨

恐不宜與之相類

深罪武后之言

太平才略與他主異

情理明透

積者前獄死亂至色甫宗玄信盛中情入杜搜按在排杜林積
而卒之已求林養自專委宗任乃始畫行其帥外以則爲附已擢
唐至信起葬甫成娛以政也者終幾黨險之則爲附已擢

權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噏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已積
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微矣武氏之亂決於
李義府許敬宗皇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崔湜鄭愔太平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
容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畫範參圖弑廢人非衣寇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則以為其類也

李林甫專政

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即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

義府繇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繇附武惠妃小人遇主必窺掖庭之間求祗席之助微矣

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

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為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

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蓋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

人事若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王辨濟潔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即陰賊猶以博文顯

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為繼林甫以翮捷乘之拊背扼吭何

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

英主之通弊

之禍已莫
振救九
山相治
而相林
亂唐機
於此知
戰此言

孫執升日
諸臣下利
成則百姓
上怨苦生
其心乃修
子因本天
凶終履船
看一乃行
或用以文
或段皆有
惜致其神
備者其神
嚴者其神

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獪。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游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玄宗蠱惑後宮。始專林甫。為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為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即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者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即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一語喝破
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配流道死。韋堅鑿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於臨。封楊慎矜楊卿之子。督賣出納。兄弟並誅。王鉷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天子。弘羊孔僅。猶為計拙。一旦竄死。狼藉方恨。搜括天地。智者不為。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心念其才。然眾怒不可使也。堅以天子後宮之戚。外有幹名。上牙盤。歌得寶。巧幸無二。李林甫比之。即林甫殺之。並寵生息。其勢必然。慎矜厭勝。禍及慎餘。慎名。王鉷與邢縉。蓄兵。鉷家連坐。兄弟同利。末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

軍小故態
揭出唐之隱衷
道盡險小行徑
恨極之言

者固屬僅
事○更○與○利
之舉○昔○林
利○順○成○典
甫○順○臣○多
林○甫○誅○殺
政○見○林○甫
已○政○見○林
文○未○盡○其
所○惡○之○深
一○者○固○以
止○也

孫軌升曰
楊氏正史
此於亦略
指其罪而
帝蓋則相
國忠則忠
相則忠則
山使京師
而走蜀楊
氏惟知自
為念帝亦

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禧。鈇敗於陳希烈。堅慎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鈇繇慎矜致貴。中道阨。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鈇亦族滅。慎矜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崇粹死。天道出反。如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驩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人之讎。去己之疾。陰賊驚發。不遺餘力。鈇雖厚善。覺跡既露。即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於死。不能脫人於難。蓋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斂。咸筦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即得指而斥之。其名穢。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敵民之舉。悉唯諾順成。而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己害。則人任此。諸臣所以皆死於林甫也。

楊氏之寵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帝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册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連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蒲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撻之。無行若此。豈有范曄摺折。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真妃即貴寵。乃其從姐妹。黃緣親密。驟進執政。戚非觀津。而賞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

可當... 卷一 唐 八

惟楊氏之
是念也如
此情事且
堪多論且
須以一歌
於之可

孫執升曰
唐史承平
所向風靡
而皆身履
子嗣其
於行間而

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不知何

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槊。中宗為三思點籌。此皆無道。愚主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遽病狂易。

自亂帷牆。違條威施。為世僂笑。斯蓋天奪其魄。人爽其常。烏獸為羣。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國忠與

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驩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

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妬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

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絳。可動。忽倡幸蜀。狼狽出

走。彼以為蜀固我家。天子即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死

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趁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褥。非此大亂。孰為大哀。嗚

呼。

安史之亂

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

義甘心弑逆。於是祿山賜流牀上。思明尸歸。竊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為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

山。壁段氏。欲立慶恩。嚴莊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感辛氏。愛朝清。略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為亂。周子位

醜賊已極

以贊美入用法

只應付之一款

逆害所萃

不能制此
固天奪其
誠要亦以
逆此文前
也此論安
史而論其
禍之同
賊亂深惡
縱賊夫繼
既亂則賊
定步亂賊
不勝亂賊
即此以意
誅之

孫執升曰
劉展之強
在於剛強
自用然未
有逆形也
肅宗輕聽

彎弓生擒。縊於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割髮。妾少子之愛。謀成衽席。劍及腹背。屠戮慘決。酷於市朝。蓋

是時賊勢强大。駸駸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剪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使身就

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

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恐事泄。遂謀弑莽。覺而自殺。朱温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寢閣繇來

盜魁。極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患。蓋其人為五行所未有。而罰亦天吏所不及也。玄宗晚節昏回。開門揖盜。過

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假以威

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運盡。諸

將協心。豪傑馳驅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實造唐室。君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

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襲。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於

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烈等同誅也。

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甯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竟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

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子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於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

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甯也。卽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竟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

劉展之叛

應叙諸人之作亂

邪延恩江之
誰除統以
謀叛許不
速朝延之
非誅劉展
體深告展
而實之惡
刑蓋政失
置於亂成
於下而唐
議不支
遂宗之責
焉可道哉

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擒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為亂。邢濟告而誅之。子璋殺號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

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翦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與李銑。皆領淮西節度

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使監軍邢延恩并奏除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剛強。較銑貪暴。罪少

殊科。徐為之地。可不戰而服也。延恩密進詭謀。展心懷疑。激而決反。以天子明威不能行於一臣。顧昭之以官

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鬪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

反。韋見素請除為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瑒

琳往觀變。瑒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瑒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召

還。臣銜命。緩急進退。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暄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棚拒。後得田神功。銳

師戰勝。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卻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

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為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

山。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愛國者奈之何哉。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孫輔國在靈
武軍元帥
行軍司馬
師事李靖
師居內宅
始相與張
妃相附卒
乃至於相
惡而大罪
則在於大
遷上皇於
宗則反與
問則與之
聞乎試矣
當處俱
帶入處宗
別徵鈞宗
不稱獄得
可易案

孫執自升曰
一書詞雖
憤激情自
曲暢篇中
代寫其心

上皇崩於神龍殿。番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子為泣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連矣肅宗不俟父命，即位靈

武謀。册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竊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為上皇在，雖

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游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

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為兵死鬼。自古臣弑君子，弑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

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大軍將士之威，逼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轡。及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

之稱社稷功。玉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竄。謂上不與聞乎弑，其誰信之。且輔國閑廡小

兒役於王，鉞典禾豆，隨事齟齬，不啖葷。詭為浮屠行，其人至微賤，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為，至求宰相不敢辭

私語。肅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怒，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

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甯王倓，謀遷上皇，罪當死。然晚隙輔國，召太子謀誅之，謂逼遷聖皇

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竟王集甲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感中使，怨憤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

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

其情亦自可矜

肅宗實自露破綻

予后正以其肅宗之罪

恐難以置對

春秋誅意其義固然

跡既極分
明併代宗
不言之錄
亦溫筆鈞
出迴然絕

孫執升日
元載以營
才載橫自
私事致篇
取藏一番
惜又蓋上
政慨取而
鮮駕不終
下羅凶已
言而意盡
有餘味

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仙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為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醉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為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廢而不怨同難而即行凡為所難為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齟齬其間則鋌而走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蓋屋之屯駱奉仙猶在兵間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元載專權

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警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溫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贖貨以功名終亦唐疆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為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測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虎不慮蜂蟻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即為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闔肘腋間日

事勢所激使然

類有令公

文推入至際

先提出後事立案

執執升日
起以古雅
結以澹定
中間敘事
言情無不
明暢無不
精確無不
不多而自
有疏落之

夜相嘗無厭也。既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

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為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

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即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

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為之，豈其然乎？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強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

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即小

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更橋車，駕出走，彼虜強弱，何常之有

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眾而豨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

夜呼，卷眾全遁，僕固入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即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為也。令代宗當時毋

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

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却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抗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

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內，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閭君不悟也。

唐 十一

曰左右愛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兩稅之弊

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

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攷。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

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由始也。既定均田賦稅法。民

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

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貢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

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二京淪陷。肅宗卽位。籍江

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曆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

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於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

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為逼脅州縣

妄增逃羨於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為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

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賦為已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敕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為算。納稅配緡

孫執升曰。兩稅之法。始於德宗。建中元年。年當此言。弊宜公此。交自立法。之始以推。及變法之。復原委之。委繼悉具。備而文氣。則則分條。例則明。用則孟。到以志。堅食則。雖繁各。殊要為。經制之。易治難。古治之。論乃有。一乃巧。立滋長。亦無所。其補救。無時款。

特提兩稅詳論 一下斷案

樣執升曰
德宗延齡
君臣道合
可謂一德
一心篇中
描畫情事
有附之者
爭附之者
靈大君既
信任不疑
同類又入
嫌入幕

絹計錢為估絹一匹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輪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

本價為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敕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

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帛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人而粗給

其直名曰和市比大厯之數復倍兩稅之病累世弊繁當亦事勢所難挽於更法而病於加斂即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國朝以天下

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於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於人也墾田

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為額也額數具於黃籍總於戶部期限責於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

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裴延齡姦蠹

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冀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

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為厚一延齡愈於百金吾士也然左藏正物移

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

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陽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

領度支有才能帝遣中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爛

一再下斷案

名目愈多為弊愈甚

累世弊繁當亦事勢所難挽

有單刀直入之勢

德宗設心如見

應虛妄意

當是持盈之報

孫執升曰
德裕維州
之事隙而
與李功此
與吐蕃欲
擊與之延
而變其謀
前發若出
一撤蓋在
廷置國是
於同恤古
於各然曷
勝深慨

○下幸矣。帝迺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以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為諫官。飲酒不言。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遂陸贄。李充。張滂。李錡。即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遍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慷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憬費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眈眈為延齡用。憬生愧。友繁死。愧父為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吐蕃叛盟

統吐蕃始末

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於唐高祖永徽元年。嫡子早歿。其孫立為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於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孛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即位時。乞立贊為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立。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復少恩。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洩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鄯廓間夜聞鞞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緜兄尙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尙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譎。即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虓帥。剽陵中土。其末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辦。易服。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

異姓代立

記吐蕃災異

中國無吐蕃之亂

德東一段文氣飛揚

孫執升曰
藩鎮之禍
始於肅代
成其勢至
德宗而叛
亂教起篇
以論事詳
瞻之妙
氣脈中冰
靈期微筆
下行一飛
自覺透快

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贊等為之戎方號令稟受會長國之強弱不視其君反

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泣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涇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

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瑄瑊幾不免自古懷諫之主未有不愚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

蕃勢衰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其功略等牛僧儒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遠人之

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兵馬微弱僧儒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苟

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藩鎮連兵

藩鎮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

之世諸鎮抗令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獎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苟幸且

夕慈母護驕子非獨豢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效亦小見然劉晏無罪而

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策進建中禍亂於是始烈矣嗚

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既殺李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離戎勢重在內者貴服

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即

大臣為國勢所係

為吐蕃所欺

此僧儒之失策

僧儒之罪可誅

寫出播磨之態

亂自此始

禍遂不支

併為指授方略

事勢較若列眉

無比○
鑽○
德○
以○
德○
滿○
則○
方○
望○
蓋○
者○
亂○
難○
之○
骨○
功○
靈○
刻○
靈○

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為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福亂自此迭至○

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噪呼京闕志在求食甯懷亂心以靜鎮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至尊出奔令言非賊而○竟至輕棄社稷○

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坐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懷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蓋長於養○寫惡骨庸情狀○

姦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卻未平後豈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緩急惟有一定○

暇安望甯宇哉李抱真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懷光縊死功繇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窟○平賊非由帝策○

急四賊敗亡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真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如此性情真不可解○

深惡者止直言強諫而大奸巨盜皆非其讎此所謂性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迂也

明太倉張溥論正

伍文用事

孫執升曰王叔文善書皆以善書自朝之名士與之密結納至不權納用則除其革除老成召澤好名爲異日惡使順宗疾非甚所容其無則併優善大過亦無唯是二人力小任重定案此說可謂深得其情

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袖金餉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矣。留此何

爲其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伍以書侍太子。闕冗。逶迤。吳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絲弈棋進。卽

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驟見幸太子。太子卽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

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卽疾病不聽政。大臣趨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禁不知。宮禁

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爲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禍福。輕重人爾。伍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訖於昭容內

暨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內之。腐木爲柱。卑人爲主。負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卽貴。幸未敢輒自相。數月間

貶李寶。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詡詡爲伊周。管葛。復

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難居者。名伍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入司馬。文章名人。願爲死。反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迹

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爲不拔也。天寶惡之。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韋臯遠在成都。騰

表宮闕。請誅伍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

表宮闕請誅伍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

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伾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輿。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類。易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矣。

伾與叔文只四字盡之

憲宗平蜀 劉闢

王叔文用事時。韋臯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恢忘。謬喜怒。

不順及臯薨。闢自爲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臯府。累遷御史中丞。

叔文亦有先見

度支副使爲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鷲塞弄兵。造大樓祈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

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甯州。杜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

皆以不次擢用

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卽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

二人相較自覺懸絕

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闢。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胄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

自是黃裳之功

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功歸之。當矣。韋臯治蜀。

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闕於知人。過任闢。復以侈橫務蓋藏。慮僚掾官洩之。歲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卒

卓懸心折

使闕階爲厲。堯戒有云。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韋臯賢者。一念自私。以闢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

諸

憲宗平吳 李錡

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憲之已甚錡宗室子以貢獻醜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

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屈錡尤暴橫聚挽強藩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

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日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

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為五州鎮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

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祕募鄉閭子弟即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

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下賊百姓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

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縋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為逆使錡獨

藉貨財啗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為雖有國必亡

况為人臣行背逆乎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為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

孫執升日 李錡以貢 獻醜遺致 寵史臣曰 德宗好貨 劍南江西 有日進月 進杜亞劉 贊王緯及 錡歲時貢 奉江淮以 南物力大 屈錡尤暴 橫聚挽強 藩落謀自 全布衣崔 善貞訟其 不法天子 不問反械 送錡生瘞 坎中自是 錡日耽耽 無君矣自 古言利之 臣外貌不 可測大抵 其天資必 陰賊刻深 錡厚賂李 齊運結主 恩即選腹 心為五州 鎮將日夜 謀變彼言 利者何知 義下賊百 姓上逆天 子苟便於 身則逞一 決爾然李 深入常州 顏防斬之 趙惟忠連 營湖州辛 祕募鄉閭 子弟即斷 其首張子 良李奉仙 田少卿錡 兵馬使也 裴行立錡 甥也還兵 相向如縛 犬豕錡在 浙西久割 剝六州以 自肥且謂 富敵公室 出家財驅 使民不數 月可坐明 堂朝諸侯 也三將方 發而身縋 城下何哉 浙西地非 反側四鄰 效順不為 逆使錡獨 藉貨財啗 人大軍一 至渙然中 離紂衣寶 玉以焚榮 夷公好利 而亡其所 少者豈財 哉迹其所 為雖有國 必亡况為 人臣行背 逆乎

孫執升日 魏博事勢 李錡料之

獨詳此文
不加透激
更持正
思義寫得
英一有生
色覺一
將士環
亦非比
跋履之
至廟所
在諸鎮
得失因
結到歸
處尤為
制勝之
本

孫承宗
承宗服
不常朝
迫元濟
擒承宗
為之降
乞降懼
得洗成
官盡成
事繁與

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汗田悅從恆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為母所立決政家臣弘正晨

入府將士環拜請為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代將士洗發一番見其事非得已

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即微中使先至裴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厯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為守常以恭順為反古上之求

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竟郵使者皆歎佩強何益後日崔悛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失固若此哉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初即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貞卒子承宗擅立帝遣

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

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瓏為招討處直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

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讓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

借三鎮說入 一次效順 又復謀逆 忽又效順

能効忠武
則承宗逆
命相盜殺
其罪又非
既極分明
文致復
英爽無
滿志以
斯篇○
專圖非
失朝以
失幸免
極道深
義極大
關係文字

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

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逮

天戮承宗旅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攘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瓘奉詔

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擢也再世方

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其怨心遂同田

悅朱滔為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

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為唐擊賊卒使鸞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真下

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贈謚禮比渾瑊子士真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

矣鎮州世繼習以為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即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尚慮惠離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

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闕冗之臣哉承瓘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鍾鼓

之靈其師壯然為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

宗來歸京師其既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此一人者獨何

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為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唐

孫執升日
起手逆提
西三分接
下再逐段
分二語以
一論次略
加論發大
用德宗忠
約以養宗
道皆德宗
美英宗蓋
德宗信中
人憲宗用
賢相固自
非輕列分
其似傳者
兼論二發
其論二發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 討吳少誠附

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

於貞元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於元和之十年，誅於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卽

靖然已重為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眾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

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

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感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

寵任也。為之報讎，復殺仙奇而為留。後專據數年，忽叛寇壽唐，激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

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

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為逆者，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

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為賊者也。少誠與少陽友善，養以為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

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

不能雪仙奇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於搏門，軍號驛子，兵習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

撰執升曰
致已明命
於亂賊命
傲動所是
隨筆所湊
以完所湊
看大湊
一得頭
清楚機
固自一片

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信竇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於吐突承瓘。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鑒而能改者歟。

憲宗討緇青 李師道

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

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

奴。內聽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

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一亂於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

天之圖。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即赤族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

未聞有謀。史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

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於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

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感蒲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鬪。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

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為師古信愛。妻

引事相證

四

補執升日 唐自史朝 義授首德 固懷恐 賊以龍衰 莫制將人 北之失和 此始元自 漸來諸和 長慶置於 乘方處置 融王庭湊 史蓋庭相 延不亂朝 討因能以 是再失由 朔不於河 亡能復

以從媚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刃密於朝廷之繡斧亂賊又安可為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討分削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濟死帝心微縱蕩於神僊貨利皇甫鏘程昇與度雜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師道未耄而倦勤即處勝甯足恃乎

亂賊頂門一針

功在任人

修心漸生

處勝之難英主不死

河朔再叛

先將藩鎮諸州分殺一段

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衛磁洛也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媯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橫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潞洛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毫潁而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鎮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而盧龍亂則囚張弘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為三道送宿將於京師誠謂雄鎮瓜剖勢無兼強銳士入衛人消

此四鎮亂之善端 再用一束

效廣田忠
正分元忠
義最著元
積以晉不
先達重望
大其復有
恐功則海
庭海則賊
可雪則賊
皆紀誅立
綱紀於弘
中問於反
正致博蓋
彌致博蓋
願置若朝
廷論不堅
持論不堅
救河朔論
亡莫救逆
賊祗亂必
亂天下疏
晉公之疏
人於色使

吳萌亂且止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令朱克融勒歸本軍張弘靖驕貴啟禍宰相失人亂卒

思闕朝廷之禍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逆天下苦兵至弘正始送懷諫於京師身自入朝變魏人之梟

形釋中朝之旰食藩方慕義未有及焉殺於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眾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

比。孝感動神人是時集天下之兵專誅二賊度其倔強豈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義士解

體亂賊愾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安不知有唐弘正請使素責非眾所欲令當其入朝請

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德世據未易代魏眾怨弘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弘

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遂自殺廟堂處置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成德

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

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

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夫魏之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

之痛皆猶是夫

南詔歸附

孫執升曰
安邊之策
在於任人
觀於南詔
其得失之
數大政已
自可見

孫執升曰
中人為逆
自陳弘志
之中和殿
始也禮宗
始而不同
至於教宗

提出大綱

南詔強大。緜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盛。炎入朝。妻方娠。生盛皮邏。喜曰。我又。有子。死唐地。足矣。暨長子炎。

再詳節目

閣立而死。盛皮邏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為唐藩臣。與吐蕃抗衡。可謂非天哉。天寶七載。閣羅鳳。

兵禍始據

攻陷雲南。覺始張虔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於瀘南。李宓生被禽。

明於造人之情

楊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蠻夷荒鄙之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利。

深罪張虔陀

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閣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回。

守臣之失

說之歸唐。遺韋臯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恇擾。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

再入敘事

驅與蠻合。嗟巔入寇。成都。不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粗定。李德裕練葺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

招之甚雄而為亂甚易

究與唐終始矣。夫南詔一叛。李晟擊之。韋臯招之。蘇峻出師。為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

先引虔陀皆所不死

即益起。視點蒼山。載書無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轉筆快捷

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忽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

用反跌法理勢甚明

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為相。密圖誅內。申錫漏言。鄭注王守澄。令豆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是時若天子權。

後以擊... 室內此... 只是論... 宗朝事... 文宗憤... 受制謀... 以官密... 成訓注... 險後敗... 前論者... 翻跌取... 以直叙... 情使人... 歡幾為... 抑文為... 情無此... 改元會... 進任聲... 勳伏大... 特加推... 蓋重太... 和之無... 密機致... 邪非莫... 是所治... 亂之則... 固自可... 立

斷在心親坐殿庭召告者鞫之不第申錫無赦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

逆者同罪令申錫謀逆罪當死令申錫無逆謀豆盧之誣宜究主使誰為主者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

徇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方至大臣遽譴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一筆如轉丸繇守澄

進身即殺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宗則非其人也訓害注之成不興甲於送喪而託觀甘

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鬪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泣獄焉

李訓弄兵仇魚戎首可同日死也倉卒潰決倒授鐔柄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餗等盡斬之

懸首興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威天子姑待以不死耳陳弘志弑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

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尺一詔書獨於士良諸中人紛紛甲兵何為也令狐楚鄭覃不能紓君之憂出涯

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斗筲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貲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

易哉

朋黨之禍

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齟齬人

者抑其用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說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

牛李相傾軋垂四十年

以漢來相形

兩儀射一無能為

是特贊衛公

決者衛公 遭武宗 經於運掌 易與僧孺 嶽嶽者等 此文前半 以虛致盡 其情理後 牛以實事 證其功罪 虛者落得 實者結得 錯綜神妙 莫測○衛 餘德量不 足恩仇報 復不忘於 不受賢者 之貴至於 流既盡唐 室亦底於 亡履霜堅 冰固當慎 之於其漸

節義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利盡則散劉峻所為廣絕交也卒禍移國

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援羣居無聊放廢議論或過而忽之及登廟廊升鼎軸睚眦發

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繇彼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子奮於激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蠶實有其毒非有

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僧孺不納韓弘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拔而相之其致主

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羣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拊心惟以沮害德裕為功名維州之議縛送悉怛謀於吐

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孺亦繇是疎罷猶沾沾欺人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相武宗

會昌致治威惠夷夏宣宗惡之淪身瘴海可為歎息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曾史躋阨闕然

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顧用其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敗論也僧孺歷相三主

一無表見德裕綏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兩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已辨烏可以愛憎持兩端

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湘冤死崖州之貶咎由自取夫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一夫失

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貴兢兢哉至朋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搢紳不與梁者柳璨

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優游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臣為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基長慶

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夫

愈覺卑下

俯仰低徊筆力極其曲折

情事盡於此

一語斷住

一段論僧孺

一段論德裕

自昔類然

此是直捷了當義

功罪固自明著

獨為賢者政警

可為歎息

其意非憤其

文攝淡

武宗平澤潞

劉稹以從諫從子狡焉抗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強難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橫奔大將損辱

眾議鼎沸天子雖神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恃惟河朔三鎮今詔王

元逵何弘敬討稹張仲武禦回鶻不惟去其輔車且使鎮魏為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奏

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宰賁趨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元茂有疾

則令宰兼河陽宰不能專任則又資以敬所制以劉沔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令客軍

討之而河東戍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上稹降表則貢令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

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關說武夫願為盡死即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裴閻崔嘏請降於元

逵王釗請降於弘敬郭誼內變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矣誼斬劉稹日望旌節德裕建議令石雄入潞州擒歸

斬於京師温公謂殺降非信抑不然稹一駿孺子誼與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澄截目之悲而效

子密囊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

曰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邯鄲李新聲張谷侍人也當從諫覬覦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

食昭義將士意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孫執升曰 衛如武宗 信路不 澤潞先 妙置三 以於無 鏡指揮 將至中 要悉之 禁授首 誼伏誅 鎮送不 中異志 贊大覆 推美衛 言詞乃 特帝英 能臣克 燕如拾 反於若 宗者亦 是得多 意蓋婦 人若也 乎正不 於聞義 世蓋見 觀此而

食昭義將士意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以此愧諸將士

自應誅戮

唐

不知激發者夫豈人情

孫執升日一盜竊起

識者見微大盜竊起

為憂方破賊因事授

如制勝裕指雖其將

略素優其由事不亦

深也思功制也思功

有見於時事而於其

文致安詳以安詳

輕裘緩帶以安詳

子之風

孫執升日一盜竊起

裴甫寇浙東

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著之汲汲乎有盜賊之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裴甫倡亂自是龐勛芝巢接踵

萌芽始於此

其兆已先見

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宗初立桐柏挫師非小變也鄭祗德以子顥尙主固求散地顥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迹

其人誠無益於國家之事

其生平類有讓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爽其分坐喪范居植等數將賊勢滋大抑曲逆所以譏尾生

孝已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甚閑暇軍令方舉十九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擒之易於撓指或謂甫酒

賊亦多智

果如王略所言

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睢令睢計行襲越州守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裴甫略

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遠甚驟聞式至徒黨震駭欲大兵橫斷截江海卽鳥飛獸逸勢有不能劉睢

躑躅唐興斬王輅以自解亦謬援天亡蓋非己罪爾王式破賊指略絕人慮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

事不由制所以成功

非夏侯孜悉力於內樂羊中山手足見制矣孜爲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

古今多此覆轍不覺因事與感

庶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略而不書予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媚嫉疆臣多方沮之倖其一敗者亦孜

所深笑也

龐勛之亂

龐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

情事頗相類

亂推應助 養成之者 今孤獨於 奉訓往來 請賊者幸 擊說來有 原致奇而 文致奇而 承訓以英 陸成以沙 之將彥人 以嚴刻召 助此觀察 失戰之罪 動無分下

許信輩故羣盜。勦一小吏。為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

此輩原無大志。即攘攘求鬪。率眾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令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勦等東下時。令聽

李湘言。殲之高郵。亂可立止。迺縱之渡淮。陷宿州。破鼓城。因崔彥曾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綯所見不出境內。

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即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甯者。號令鈇鉞。

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而反逸之。使禍隣國。此去身為盜者。幾何也。幸讜擊劍尚俠。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

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州危迫。身貫賊柵。趨見杜悛。願與同死。犯圍請救。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

得全。當庸勦據徐城。分兵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

許遠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悛以孤城捍助。助之精銳。悉集於泗。幸讜奮

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不幸。讜能得之於郭厚本。張存誠。南霽雲不能得之於賀蘭進明。

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心自隨。戰勝之本。自得人始。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王

弘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糜碎。張玄稔初脅從。助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

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助父子亦何能為。彼唯狎慕藩鎮。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路隅。

猶恨死晚。天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符

唐

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涓世尤其失策然賊勢已成即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咸通三年之狄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回鶻叛服

追溯從始

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抗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建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

深識理勢之言

兩都陷沒肅宗即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鉄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縱欲無厭

其功更多於始畢

黷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眾入寇雖劉清潭楊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為我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

僅賴有此

忠逆要分此

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質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為逆在唐室為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

收放貴於得宜

覺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計吐蕃復讎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温沒斯以逼焉

孫執升日 外兵入援 多為國患 有回於唐 其害亦歷 見告原野 蕭瑟子美 所以致歎 於留花門 也驚中分 勳忠逆推 康功過推 得舒緩收 得嚴殺可 得安雅之

孫執升日
各立其戰
唐憲兵戰
未克立言
宗而克復
河絕吐華
其國內和
乘其便也
然聖人外
治所以明
在彼老成
謀國為慮

介册命黠曼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為鬪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從先世說入

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疎勒號安西四

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

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

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

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為復河

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

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恥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為

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

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狼災荒薦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己而高麗平夫吐蕃達磨當國

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尙婢婢故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

文氣再加整頓可為後出之師

結得古勁

可謂太平盛事

引成言一證

復河湟固素志

吐蕃益衰其功易成

又引事相證

事固相類

孫執升日
在執事
非於內
唐人所
因中而
情事以
文情愈
文政密
中事與
狀視此
無以此
過當

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眾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為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鬪之勞。張義潮尚延心建忠順之効。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却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強且久。晚節二姓滅亡。為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啟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蠻導南詔入寇

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閩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寃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覺。始於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穎。終劇於李涿。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

蔡京忌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喻士珍貪。擒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怠政。

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寶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於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

無前。是不惟歸而與尸。且身為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

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反疾宋

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為利。取人國而徵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

假以鈇鉞。政繇閫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降國之僂。今相率為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筭貨。利賂行於兜。

○竇應因時勢者易為功愆

收結吐蕃之衰

確論可對恩愧

不禁歎息

魏注諸人罪狀

奸人之尤

任人之失

任人之失一至於此

任人失而亂長

文情綿密婉之唐人奏議洵屬高手

引明而盡辭用中忌之勢助龍之溫用張功討菓既然似克孫
綱也卒思蓋稱多之功弱其朝克者偉抗授自乎軌升
目前不竭傷為故則攻則仇廷用朱克蓋厥全克節事日
成牛見力其之克寫則攻則仇廷用朱克蓋厥全克節事日

整龔菲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開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會衰多智捷
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變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
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會龍老死子法代立朱繡少年甯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
可以崔潛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謙為劉敬也

李克用歸唐

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

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

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遼鞞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

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為雁門節度使三年

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尙讓救之克用

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洹徐克之軍於陳州黃巢

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

○遭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

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

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

用執招討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乾甯

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用鄂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

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

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即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然觀

黃巢糜爛之時鷓兒軍至反亂為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負克

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為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

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闕殺宰相克用奪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

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為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為王濬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忿叛克用此

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韜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為武夫也有大

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為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

數語合斷克用極力歸美

克用復懷二心

克用討逆

克用復受職

克用復建大功

斷得淡宕入妙

皆克用之功

功誠莫加

何見負之多

情理明透

亦是得此於沙陀

○為克復恨
載晉王有同恨焉

黃巢之亂

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

張株亂徧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甯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强暴裴渥

許為奏官即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彼大欲無踰龐勛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輅蒙塵

遂瞰寶命逮感奔狼虎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

略死為曹操欺人之語惡巢之極荏蒲賤人甯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

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朝廷濁亂適子之以口實當時南衙北司互為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者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等

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

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璠戰死益無鬪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於怯叛成於慙不能讎賊

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眾將盡欲留為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晷渡江漢北詔段彥謨

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

既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主異立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

孫執升曰
龍助借曰
王黃繼起
唐室之禍
於斯為烈
為軍容日
所請授
其奏請
文勢請
寬到令
則步用
賊著蓋
賊傳以
言叛亂
其羽檄
而莫肯
力成蹕
事齊馳
所非令
葉斬首
致尚領
攻唐因
傾然則
巢固壘
尤魁令
大篇中

惡令攻月
得君側之
惡固未得
備從末吏
眞是老講
論如風發
機勢若雲
翔酒酒泊
汨其來無
竭當有觀
止之歎

侯執升日
藩鎮之亂
召之者田
李攻靖之
令李攻用
朱李攻用
爲所用不
攻而討令
攻而討令
則給助重
裝至於平
夜雖於上
以城社特
景東身歸
藩而辛假
儲手於王
儲中深建
令致推重
克用層重
豈湧出

○不得不出走○
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鬼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
○賊臣之死亦自不同
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陘
○仍伏沙陀之功
入討亂且焚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隳
○恨不拔去風本
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甲兵不能爲強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藩鎮之亂

田令孜結朱致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外援強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
○變更出於意外
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致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鎮合也致昌符交關中人後爲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
以令孜窮兇天下憤疾恥爲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呼號必誅卽亂臣飛揚羞與同列
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爲令孜所劫倉皇失國賴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今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宵有異心
○此正可有爲之時○
執罪人歸之宗所不驚鯨鯢克殄四海望至此其一時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絲令孜而再遷京師
無主朱致懷貳竟奉襄王煇以拒朝廷棄共主於草莽號支子爲新君昌符內攜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湔洗重
榮討賊自贖二叛立翦車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鎮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致萌推戴之私襄王
○用反振法理勢甚明
○令孜誠亂本
微非望之福同枝血刃三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致而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絲楊復恭縱恣

鐵騎雲集
供其指揮
而不自覺
也

孫論楊曰
正論中
密只間
從高駢
用之
入後幅
田顏安
義朱延
作收明
既分歸
路有結
之真紀
師○高

放辟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為戎首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
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冤於晁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於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
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授首乘勢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
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
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
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恃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為者愚也令孜專橫昭宗為壽王時受其鞭挾及即位反
曲赦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己將相在闔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楊行密據淮南

空中忽打一筆

神仙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况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鵬討黨頃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
黃巢北渡反上書詰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志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
所見當不出此
必狂易失心竊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鄱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竿方進即彼
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濯而妄議府政總置官屬愚且諄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
劍起兵不因眾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瘞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見其利

駢字通
受朝命乃
惡於神仙
呂用之兒
卒至見殺
道院行密
難續不見
天已不哭
臨矣狂來
至此何悟
俗之不信

孫執升曰
王建在當
日亦見機
明決人也
彼雖委於
田氏而每
廷事之敬

楊行密少為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偽為駢牒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

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觀師驛殺駢適資以名縞素舉哀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為楊

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絲安仁義田頽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

得士定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蠱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

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於秦畢用之守一不死於秦畢而死於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

行密而死於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讎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眾往則克語云盜亦有

道信哉田頽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剪鋤之楚

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悲望難齊得

國者以忍止亂大為漢祖小為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王建據蜀

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為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途驛棧

道焚斷控馬冒烟焰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

子繇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既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

出楊行密

衆心所向

出據淮南

特許行密語有斟酌

總說淮南罪

功高受戮自昔已然

勢固有所不得已

引事相形大有備致

殺令孜罪惡

遺金夜皆
中歷敘情
為所藏當
事而以謀
論有堅凝
望氣時
關東聖
日鐵令
陰為幸
陰計矣
瑄而度
川而自
監軍使
欲折簡
建即因
而乘盜
後軍號
位英雄
宜動此
文自得
眉自覺
眉畢現

孫執升曰
朱溫罪案
只無義二
字已足盡
其概彼固
從黃巢固
不可論至
於溫有功
於用而溫
賈之瑾瑄

明詔其罪。僂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逋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寫出奸雄舉動。
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為勢重。誅亂臣為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其心事
當如是。亦類近之盜賊屠僧。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烹印節。夕
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於朝廷。將成則擅功為己。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
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令孜窟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即盜其軍政。竊國
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熟。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
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邠岐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
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縣。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既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
得。則國靈是依。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結得詳整

諸鎮相攻

入手下定斷案
朱溫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為賊。棄而歸唐。非心忠順。特刳於謝瞳從橫之論。擇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溫
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維陽。擊巢敗之。拔溫虎口。恩施誠厚。顧以酒醉媢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
怨。終非獨負晉於國。甯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雒諸州稱帝矣。將兵擊溫。環汴為柵三十六。溫不敵也。懼而

唐
十三

汴力誠在
足然義容
守王豈師
輕既猶獨
範在降禪
澤守以不
堅而師不
敵一自平
獨振許是
安在無君
一天下許
善為其未
善因以此
路之愧心
而即此以
發其愧心
也師範等
溫河湯
金吾上至
使非友密
之妻師密
竟以富貴
田橫當知
所見應不
其然

幼張蟾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征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效尤諸鎮習而不疑急君赴難

非其所圖然朱溫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鎮兵入援師範捧詔泣下沾襟即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天下無

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駢出屯京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擁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

壞矣溫復謫善闕其將葛從周朱友甯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

淄青戰士互倚為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溫登高畏懼萊州柵之役張士臬馳斬友甯如攫嬰兒斯時義兵振呼

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割強自衛與梁犄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

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鄩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獲葛從

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鄩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效死勿去竟非故土可以歸梁淄青

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鄩等皆足

當之賊雖強不若君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牽羊之禮甘軛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恤其

後哉溫既篡位召師範為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甯妻涕泣請堪離人之胸遂假此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

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於抗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

仁誠甚然旅焚其巢託命無所即項籍不能赦子嬰何尤於芒碭大盜哉

大加揚厲之詞

亦用徐一筆

寫出聲勢之盛

計自當出此

結取淄青案

說出可憐之狀

師範自不見機

抑一段

之刑也。儲積宮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福。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為賀。五行生尅。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成也。

鄧王篡弒

梁家人傳言朱温有八子。其一養子即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勣。長於征斂。佐温用兵四方。温愛而子之。温長子

友裕早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温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即令

友珪退讓。博王入宮。非其苗裔。儼然為天下君。而羣臣所母儀者。即淫人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亳州營倡

也。温於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其立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齊悼惠王肥之

母賤。不敵吕后諸姬。假吕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

賊萬段於温罪當矣。以子弒父。其逆何辭。温縱聲色。徵子婦入侍。非獨友文婦王也。友珪婦嘗朝夕矣。友珪苟

懷鳥獸之恥。明三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絕。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二者擇其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惘然無言

急而謀之。諱勅彼所羞者。非衽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濠三鄉間大盜。附温恭謹

以同姓願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聞温死。痛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

憤憤未能遽發。抒趙巖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說。令公激怒。屯戍蓋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

孫毓升曰 朱温腹之禍 行同犬豕 洞其自取 世友其不 問中其不 恥爭安而 以罪安而 逃罪安而 於故姓友 決計異姓 友貞密謀 誅討其象 先圖之象 內楊師於 應之變外 罪人變起 通篇敘事 繁瑣而機 致略要機 以詳義既 著即徵文 耳非正文 訓

孫執升曰
錢鏐於此
其正途乎
後嗣友愛
之厚繩繩
勿替之亦
公季也至
閏能之下
宗支克廣
稱述之譽
頌之詞亦
知仗者其
蓋必有其
報哉○文
致自於難
范遠風

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蓋謂逼處士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土者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温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感免子金牀之讖謀稱帝號黃碣吳錄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僂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

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修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於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挫

折刺羽譖殺董真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無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

大將今何面見之瞋目大呼赴水死即其涕泣引決愈於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為叛賊一死烏足惜哉元璿

鏐之次子身歷戰功不避險難出質田頽幾死倖全後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璿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璿恪

守忠順元璿盡禮家人此即唐文皇不能得之建成元吉吳越霸國獨克備之夫禮以已亂雖小治也讀錢王

世家可以風矣弘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弘儆繼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錮義和院迎立弘俶弘俶遣薛

温衛兄周謹免於禍厄卒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憂死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且元璿

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為請於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文母其風可

作國欲無興得乎即元珠元珣死於左右弘侑仁俊不免幽廢猶為人倫盛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變國吳

○結佳劉知榮

○結到據鳳翔上

○生死俱有榮

○亦自有勁氣

○結佳董昌榮

○更自難得

○尤見閭房盛德

其行節實過古人
光視之尙有媿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譏其不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之事於大國則望之於

小國則恕之。期無失其正而已矣。

王氏據閩中

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

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即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即壯貌強戰。軍中有白

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子不立而立弟。王審邦。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邦不受。其人非知

書者。行事則合於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奇崇唐衛根。葉不拔。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乃傳及延翰。賢惠即彰

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協約。鱗為亂。殺於紫宸門外。鱗既得立。即縱欲無度。子昶結李

傲弒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為君。遂縊昶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弒曦。林

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遠歸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弟弒其兄。

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

令終。即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鱗上書極諫。鱗感薛文傑。昶令檻車送軍前。以慰眾心。旁

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暹。龍帳宣歌。春鸞婢子亂倫。李

孫執升口
立弟以審
知之能乃
國也其後
始先其禮
相以禮讓
以寡殺相
繼蓋人有
哲愚雖先
世貽謀不
能界其後
喬至於一
人於身而
初於頓易
不更妖惑
不解妖通
篤不敘情
事不用繁
稱而大意
自見國意
龍為禍國
必亂亡蓋
未所言蓋
即王氏以
諱也宏
文典茂同
六代盛唐
之雅音

深於春秋之義

后酣酒圖逆晉魏之雅音人非女士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蔡禍深燕啄愚賤為災尤足悲夫

劉氏據廣州

孫執升曰紀事所書自劉龔而上下無一異端或好淫或輕刑殺或輕用兵或亡國篇中亡國篇其詞已覺民不命救此主而猶行世緒創非以寬仁積善也餘慶也

劉龔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龔愛洪度洪熙不足任事與王翽謀立洪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欷歔既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為言洪度卒得立即位未幾洪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復戾龔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為殷太史續哉洪度臨殞樂飲墨綬挾娼裸男女為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洪熙弑兄屠弟淫刑以逞害洪聊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或高洋惡狗弗若竟全首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思擊楚潘崇徹攻柳虐主勤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衰微師行輒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歿身無恙所徵過矣龔為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龔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悸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為己子再提到龔來說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牖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識書固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奢窳珠玉酷類蛟蜃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方斧羣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銀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高氏據荆南

結義濟宥

總東簡練

亦似有先見

孫執升曰
世不隱其
微賤不諱
其反覆能
書與反覆
當得自中
所難者之
義可節不
妨有子辭

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為朱溫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賤微。

與黥髡盜販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弼。開岐人城門。感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間有十州。

朱溫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空薰等勸之入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

諷動諸侯為言。始厚禮遣歸。季興勦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

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

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鬪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

屏翰於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

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為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

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

知所亡。不知所興。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遣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

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己太危。罰之。彼實心避。而姑以為戲也。歷觀高氏

亦克守四言者哉。

徐氏纂吳

孫執升曰
馬氏據厚
州盡有湖
南之地高
自殷納始
郁之策而
然自殷而
後過舉壓
禮骨喪無
政雖傳國
五主至後
厲而始滅
已極矣此
文於股猶
有昔詞以
爽德至天
親搆景尤
所說就周
氏達曰馬
者極辱不
植孫乞食
於人嗟乎
前者富貴
而一旦至
此吾羅有
之痛於股
之不剝也

蔑如無有。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節。竟以功名終身。彼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隣之好。用知自大有權略
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寘劍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遺命恐亦罕聞
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日久無殷。獅子反咋。先戮耆老。又安能保百歲以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專殺可罪
承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温。食啖居喪。哀日烹五十雞。卽其一事。無禮甚於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只無請致死
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夢。劉彥滔等。忽立希廣。以啟爭端。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禍遂始此
夢束身歸唐。兄弟窮鬪。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內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由來然矣。馬希振。殷之。明鑑昭然
嫡子。長而賢。殷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為道士。希贍希夢。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惜致緣密
背卒。苑氏希夢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從來殷鑑。惜悟此者鮮
死不見答。獨希崇狡險。尺書激鬯。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構隙。其人至愚。惡聞敦睦。喜信離間。衆正力匡。不敵一。
夫讒。樂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孫建升曰
王勳辛勤
百戰非以
全蜀乃人
付託非人
驕底滅亡
皆悲借之
同也然惜
愈憤憤文
於也憤憤
表忠貞不
在偏不難
意大義固
其深意即
百其深意

期外用賀瓌段凝而殺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
嗟晚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為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攸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温實基之奈何
固非友貞所能為力
以存滅之舉豈末帝乎

莊宗滅蜀

一句先斷定

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搆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
元膺遷怒於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襲即告其為亂。召兵入衛。倉惶疑鬪。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
躍龍池檻中。亦為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輅。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

宗衍待立

張格贊成之。遂立為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愛其幼懦。弗克勝任。
蜀主亦自明了

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覺非巫蠱而啟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
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髦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元耳。以皮相之。誠善於元膺之毅

用筆回翔自許

喙。齟齬然。朝盈狎客國。效醉妝母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

平蜀甚易

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輿櫬出降。僅

此固不知速死

冀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為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

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賣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為西川節度，反為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官之，為首叛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己為陳長城公而所遭者不若也。

語有餘致。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及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暉之劫趙在禮，終於郭從謙之弑莊宗。然崇韜之死不

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

刑無勅書，罪無主名，升階擲首，蓋直感耳。皇甫暉夜博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壽，奉趙在禮為帥，豈真欲反

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郭崇韜，李存父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諧諛之言，即帝亦忘之不

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即不問，當坐彥珪從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父，族

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真以為帝殺崇韜矣。趙在禮為亂兵所逼，擾亂至鄴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

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自新也。鄴都招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

出理亂絲而棼之，曷以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禮，幸而得脫，莫歸朝廷，復為紹榮所遏，懼無以嗣石敬

孫執升日 崇韜親說以 勸立劉后卒 為內助也 之殺崇韜也 乃崇韜見 殺而後禮 謀逆從謙 見告開口 提出三言 通篇辨論 蓋在此意 任優俗以 其變也亦 此固以天 以下戲直且

大刑後唐
不亡何待

孫執升曰
從榮輕佛
峻念王府
參佐皆少
年語諛乃
欲先制權
臣以蹈危
機蓋從榮
毀而從榮
誅而從榮
樹統從厚
稱兵皆相
及連類天
津者包告
在明進罪
橋勸進罪
楊思權既
警誤秦帝
逆復

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繼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
五事勳勞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
成敗何如也李環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搥於答拜功臣碎首同泣屬鏤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
可免聚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弑附

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奉帝命馳諭厄於
元行缺不得進願死衛天子後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間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瓘忠孝有遺悲焉明

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

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漢瓊朱弘昭等遠以反告命朱弘實安從益帥兵以出殺於床

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其儼然受冊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

使以下咸具橐鞬庭謁衛州吁之驕咎在莊公豈盡厥子罪哉從厚形質豐厚真言好禮兄死襲位序順不爭

潞王從珂即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弘昭馮贊等輕易其地迺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

志氣難下明宗既歿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藉為口實移檄諸師羣帥風附即潞王

帝既歿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藉為口實移檄諸師羣帥風附即潞王

述所在不
原既明情
類自達斯
固論斷之
長才

孫執升日
契丹強保
始於阿保
機其行兵
御衆預其
後常書惡
謀夫獨識
此長獨識
保機獨識
律多得其
助勤之益
當亦無不
之雄傑也
籍中敘不
繼念無致
有於述律
尤再三反
復善無不

機於開風波際

初發時不虞其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事唐莊明昵於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

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大呼先降衆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王也罪深於劉涉高鞏

深罪思權叛亂

既背閔帝也逆甚於劉遂雍康義誠反漏上刑以節鉞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國李紹真孔循即請建國號潞

王至蔣橋馮道李愚首勸即位當時二主雖師克入都尚未敢顯然稱君賊臣賣國函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

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鑿勸進爲佐命元功可慨也夫

契丹入寇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營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爲八部當推一大

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遙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

伏兵擊殺并爲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黨項述律后守帳黃頭吳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

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費爲軍賞霸王之興類資內助夷狄亦然意

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反求封册於梁狼夷無信唯

強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告譬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

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温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殲蕩梁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爲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

其失在阿保機

一統契丹

出阿保機

其勢便大

述律大有雄略

深費述律

克用遺恨

其失在阿保機

其失在阿保機

事彰成見
未嘗過執
此上下今
古可稱平
公衡平

孫執升日
朝延欲以
黃璋制人
祥乃相結
始而相攻
繼而相死
要皆不為
朝廷用死
至廣兩川
而無兩引
兼有稱引
有主有客
有子有客

筆有姿態

當置度外

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皆與尸歸婦人之智違之輒敗王猛戒

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以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感於王都構煽助之又

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餒煎刺惕隱赫邈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

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時述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韓延徽為契丹謀主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

居平州歲為契丹鄉導盧龍巡屬疲於奔命狡夷不馴必有中國通逃之人敗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為

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述律太后思念之深卑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廢長

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孟知祥據蜀

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為北京留守亦以

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既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知知祥必不為唐用能

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董采温鎮宣

武養讓為子童奴皆得事温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歸唐知祥則晉王成讓婿其父道事晉久唐興知祥尹

太原國家重戚與亡王奴虜貴賤殊矣情亦有異同蹈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連歸述之勢問罪人者尤

國威克振

此輩固所當誅

到底不沒其雄譽

朝廷亦徒費心機

勢固出於有所激

分說董璋

分說知祥

二人同反

奈何自同於賊

來從去明
自爾分大
至末以人
義實正言
尤論字據
佩籍文家
在數語著
斤兩固無
取乎字句
之繁多也

孫軌升日
廢帝若竟
立許王即
不必稱兵
敬塘若非
欲自王亦
未必入討
養子爭之
愛婿爭之
子亦賦賦

惡知祥哉李嚴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力解笞二十而免後恃恩驕

求西川監軍思制知祥然以建策滅蜀之人復輕身入蜀其母知其必死嚴不悟也李仁矩者安重誨所厚驕

恣無禮董璋訪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惟怯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畫過繇重誨及石敬

瑋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過

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牟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

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

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

方師直指震電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石晉篡唐

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前刺等與契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雁門諸路險要曠無兵備使其長驅深

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為契丹主令趣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

以兵柄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郎萬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團柏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

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

提筆直入

殺五失感感分明

其失可救

廢事在於此

其失可救

廢事在於此

其失可救

廢事在於此

其失可救

廢事在於此

其失可救

廢事在於此

其失可救

垂澁不置
當死仗節
守死獨有
張馮道不
與分道不
實分道不
以深罪乃
道此是馮
不如此法
家相形許
二公張時
已餘議
夫有君
子論人

孫軌升日
范延光之
范成於見
之通楊光
叛起於遠

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永甯公主。廢帝弑鄂王。殺孔妃。及其四

子。逆節無道。宜于天誅。敬瑭起而角鬪。同一天下。養子得之。孰與其愛婿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

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稷者。明宗親子。即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

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

徒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槊擊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啗以酥。其寵愛不異家人。彼不

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帝子孫。敬瑭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甯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

劉守光。守光為軍校。攻蓨縣。納劉洎妻种氏。并其子。子之。是為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瑭反。將兵北行。

厚賂契丹。求立己為帝。明宗有二婿。皆欲結夷狄。王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篩糞以飼

馬。馬死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下。歐陽氏猶真其不誅楊光遠。而諷其殺己降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

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廷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動以靜。京

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瑭封臨清王。以憾其心。意終不安。殺祕瓊。漸以叛聞。

自關要以
虛爲大
則於二大
同前用人
殺後用則
行狀各別
總承則各
繼承則各
以整規筆
有餘精筆

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非過也。然敬塘天下之賊。延光爲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

其時任非其人耳。孫銳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銳每出師。擁媚酣歌。士不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

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卽奉表待罪。率子入朝。繇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

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噎噉人。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敬瑭。召

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晉安塞危困。卽殺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爲愾愾。愧不及張。主鐵死。何

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篡唐藉纒

夷力。竊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脚皇后。久爲世笑。安能有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至。稽首

大呼。皇后誤我。子承孫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

延光。惑於張生妄觀王者。不知浮橋之溺。馬廐之誅。其禍同歸。蓋祕瓊初殺董溫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

之終。以貲爲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罪。嚮食

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瑒。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石敬瑭爲明宗之婿而滅唐。杜重威爲石氏之婿而亡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

孫執升日
石之取唐

此亦大義所在

杜之亡晉皆倚契丹以爲重但敬塘與師猶云有激若重威更覺無謂特不感其重親羅其重篤中罪狀重威處皆歸獄處本固是探塘以立言漢與近正予知遠正以罪敬塘尤爲文家關雖非同空議景

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塘取天下於潞王。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爲無罪也。云爾。重威妻敬塘女。

弟敬塘。卽位。尊威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豔心緒。袍降於契丹。引入京師。其爲晉賊也。愈於篡矣。敬

塘后李氏。爲人強敏。敬塘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于春節。辭歸潞王。醉呼之后。歸告敬塘。反謀遂決。

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薛超勸止。令范質草降表。稱新婦李氏。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

鹵地。語重貴。焚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爲虜鬼。生死流離。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爲敬塘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

團衛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贈賂與之。親善讓以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

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塘連姻。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濤請急行誅。敬

塘不問。卒爲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戮也。都人快心。同於董卓膏膺。侯景嚮食。然禍實敬塘馴之。其

誰咎焉。敬塘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賄契丹。劉知遠正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

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爲內癰。景延廣爲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

守。况依蠻夷爲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

貴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三叛連兵

敬塘猶取之有名

重威無辭於逆

敬李氏事

李氏尚可矜憐

守貞罪在助逆

提出滅晉理由

罪固在敬塘

結晉之見滅

文風雄宕

與篡逆有異

晉成而漢與尚

生以疑而後
叛者以爲計
守者以爲衆
情而修然
諸叛紛也
獨崇爲蓋
德尤甚漢
任所親信
益以推贊
守貞皆其
所爲故籍
詳言入提
清願緒以
後不敘根
由必波
謝致溷自
回文致溷

綱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出降乾祐元年漢主暉殂重威伏誅此重威

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贊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匡贊益叛蜀降漢漢以益爲開封尹此匡贊益

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思綰請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

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

晉室漢主卽位尙稽首闕庭備位師傅誠逃天罰既同三子尸市路人蹴詬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

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爲漢主晝攻戰策甚偉漢主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承興趙匡贊皆阻疑拒命陰

召蜀人爲助漢主使景崇經略關西呼入臥內許其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匡贊已入朝益尙未發景崇欲

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邠等盛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諷匡贊牙將趙思綰作亂共推李守貞

爲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爲叛且其時郃鼎之讒雖入雲夢之戮未彰趨朝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意

南箕忍窺寶玉春秋之戮其能後諸李守貞背晉歸虜罪不下重威既納順歸河中聞漢主殂卽懷非望惑總

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衣之獻微幸天人迷而闕逞扈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柵河中坐困

一時同盡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能言率先自歸冀免死郭從義王峻誘而斬之疑於殺降不仁然屠人吞膽其虐已

甚得寬釘磔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蹈煙燼亦可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五代

郭威篡漢 劉晏據河東附

二入前車可鑒

郭崇韜死於魏王安重誨戮於明宗以震主之臣處衰季之朝欲保令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邠

史弘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楊邠長於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

特為原情

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難發織人宗族糜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

提出郭威說

王殷當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懿爾郭威佐漢開國勳勞崇重出鎮鄴都兼領樞密大權掌握

可謂深達人情

內外咸制忽滅其家下片符斬境上危窮思變杖兵向闕豈獨威為身計無何出此即旁觀者亦不願威即死

連引二事以證

也漢呂后欲盡詔劉氏遣灌嬰擊齊以至滎陽反與齊王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宋廢帝惡晉安王子助命朱

景雲送藥賜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鄧琬知其謀即稱子助教令起兵從來事勢窮極類必有變不生於外必

事勢詞旨雅

生於內否則生於內外之間或洩言左右或濡遲俄頃急而求生禍必凶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

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耳孰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

急而生變

能平郭威遂激眾怒起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

二事相證自明

好鬪帝竟違命出征賊於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

威入朝未必遽弑君以號令天下也銜命者需忍一時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

事機間不容髮

孫執升曰 韓彭高帝 能夷其雄 者以莫與 略天授郭 抗也若與 威才正相 高祖以則 帝較之則 固亦如矣 不賞之則 卒至身起 舍禍而論 塊推難論 勢無不理 中機英洞 多語落勝 極凌雲稱 呂氏欲稱 制則李高 帝自殺李 則命李之 按兵李之 存心自厚 於神武遠 不速高予 是相去二

孫執升曰
慎國者貪
者而蒙難
今正士古
以淮南視
不敵然誠
周小誠
邪構禍傾
由齊師諸
人克宗師
其尤捷至
王龍得王
義無私特
揭師結受
略不旅受
兵者深厭
用兵當亦
宜軍經仁
遊人之言
其

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董裔說劉贊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驥勸其逾太行。據孟津。俟贊即位後還鎮。二策若行。猶可藉抗衡之勢。俟危亡之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藉弑北漢。隅立求援。契丹以小墊大。何益乎。

世宗征淮南

唐主璟。李昇長子也。昇未篡吳時。璟卽居要職用事。既嗣昇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衰殘。晉漢多故。招納

羣盜。頗能自雄。及周師南征。世宗詔責其迫奪閩越。塗炭湘潭。應接慕容。勾引契丹。璟懼無以對。綱目書周顯

德二年。敗唐兵於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劉彥貞。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

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風行。周作檀來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

坐得。雖其間。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彥卿等千人。盡死。孫晟奉使仗節。李延鄒不草降表。唐臣忠義足風。末世然

國微地。感勢危。無救至今。歎歎。猶有恨於宋齊邱。及馮延巳等五鬼也。齊邱助昇篡逆。環立復相。陳覺。魏岑等

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發一策。齊邱覺復縱敵不戰。迫朱元出走。禍難日殷。羣小戲侮人主。請委政宋公

始而大言用兵。既而同聲賣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況危削哉。天寶之亂。禍立宗者。李林甫而為之死者。顏杲

卿。建中之亂。禍德宗者。盧杞而為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實齊邱等造之。反貽仁贍等以死。竊國者。肘腋

惜當時不知出此

勝勢在周

筆有飛舞之致

眞覺歎歎欲絕

國上家盡往往有此

引證切確

○三復斯文髮指皆裂○
之臣殉國者卑疏之士其來久矣世宗用兵威武出討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驕將惰卒

惕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繇於此李璟削尊稱輸臣節孫權事魏肅嘗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為

一家令其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

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并然數十萬眾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稍保山澤自固其伐唐

也百姓爭奉牛酒將帥不恤白甲軍興周屢敗北中國長勝之師民一缺望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

王峻許眾旬日掠城非長策也

結出征淮南

如見王者舉動

似非節制之師

即周以誌警誠